

# 父亲的爱

○ 刘蒙

岁月流逝，对往事的记忆如海潮滚滚，冲击着我的心灵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逐渐体会到爸爸刘伯承对我的爱是多么的深沉，对我的教育是多么深刻和重要。我埋怨自己小时候太不懂事，太顽皮，对这一切领悟得竟然这样的迟。



1959年，刘伯承元帅全家福（前排左一为刘蒙）

## 亦父亦师

我解放初期出生在南京，在那里度过了幸福的童年，对那里的一切都很熟悉，感到亲切。1967年春天，爸爸在南京治疗眼疾。我随后也来到这个阔别10年的城市。

“一个孩子和母亲失散了，哭泣着，寻找他的妈妈。路人问他，你母亲长得什么样呀？孩子说‘她是世界上最美的人’。”——这是小时候爸爸给我讲的一个故事中的情节。不知什么原因，我刚一踏上南京的土地，就想起爸爸给我讲的这个故事。（编者：2012年清华大学电子系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上，刘蒙在发言中引用这个故事，令观众印象深刻）

来到爸爸身边，爸爸就是我的老师。当时，爸爸给我规定的两门功课，一是古文，一是书法。

一天早上，爸爸指定我背《辨奸论》。我觉得文章太难，怎么也背不顺。于是想好了一个借口，就跑到林子里去玩。结果那天的“晨关”怎么也过不去。爸爸虽然视力不好，但我感到他的眼睛一下就把我看穿了。爸爸没有揭穿我的“鬼心眼”，却沉静地说：“你从小就想要做个勇士，在

北极阁山上跑，说要打狼。你现在大了，应该懂得勇敢就是不怕困难，勇者不惧嘛！只要你不怕困难，半个小时后，你一定能背下来。”

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如果有什么事，别人说我不敢干，我就偏要干，有点“二敢子（即说冲就冲）”脾气。大一点之后，听叔叔阿姨说，爸爸在战场上很勇敢，所以我也最佩服勇敢的人。听到爸爸鼓励勇敢，不怕困难，我就回到屋里，专心致志地念了半个小时，终于把《辨奸论》背得烂熟。

晚饭后陪爸爸散步，是我最喜欢的东西。每逢这时，他总是给我讲些历史人物、故事和他自己的经历。在一次傍晚散步的时候，爸爸给我讲了西汉开国谋臣张良的故事：张良痛恨秦始皇，开始时想以匹夫之勇暗杀他，失败了。后来遇到黄石公。黄石公有心教他本事，但认为首先需要磨掉他少年的钢锐之气，所以几次丢鞋，让张良去捡，当黄石公认为张良学会了忍耐、是可教之人时，就传给他一套有名的谋略《三略》。后来，张良成为刘邦的主要谋臣，“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”，被封为“留侯”。

讲完故事的第二天，爸爸让我学苏东坡的《留

侯论》。他一字字给我解释，还重点讲解了“匹夫见辱，拔剑而起，挺身而斗，此不足为勇也。天下有大勇者，卒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，……忍小忿而就大谋。”爸爸对我说：“你的‘二敢子’脾气，不是勇敢，而是鲁莽。真正的勇敢，是不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不畏惧它，并且能够冷静的想出办法。”爸爸送我四个字“智深，勇沉”。

### 言传身教

1978年夏天，我有机会重返北戴河。北戴河是一个有名的落雷区。有天深夜，我被雷雨惊醒，下床想去拉窗帘。忽然看见爸爸穿着雨衣，冒雨出去。我正纳闷，看见爸爸拉着哨兵叔叔的手，往屋子来。原来，爸爸是看见雷大，“命令”哨兵在屋里站岗。我回到床上，再也不怕雷鸣和闪电了，决心做一个和爸爸一样勇敢和关心同志的人。想着，想着，不觉进入了梦乡。

第二天一早醒来，才知道隔壁院中一棵高大的松树，昨夜果然被雷电击中，削掉了大半个树冠！

(几十年后，刘蒙将军接受采访时也讲起这个故事。他说父亲教他“为将五德：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”，从此事中他看到父亲的“仁”。他常常用这五德激励自己、一生奉行)

在生活上，爸爸总是要求我们俭朴。上小学时，我有一个存钱的小泥罐。听爸爸说，老家的孩子叫它“爆欸”。那时候，妈妈一分零用钱也不给我。为了买玩具，我每天都走路上学，把节约下来的车钱放到“爆欸”里，等春天来了，我就把它打碎，用这些钱去厂甸买风筝，买山里红做的大佛珠和一个新的“爆欸”。

### 夜谈情深

1972年初，学校（清华大学）决定将我们系迁往四川。星期六傍晚，我从学校回家。一路积雪，淡黄色的灯光把路人留在雪地上的脚印照得十分清晰。我想起小时候在南京，有一年下雪，我走过后留在地上许多脚印。爸爸让我看着自己的脚印，指出我有“外八字”的毛病。从那以后，爸爸经常纠正我的走路姿势。

我常坐在爸爸身边，和他天南海北地聊天。我

爱爸爸，在我即将离开北京的时候，真想赶回家，在爸爸身边多坐一会儿。

爸爸说：“阿蒙，你要去四川学习了，我有些放心不下。怕你读书不求甚解，不去分析。你爱好太广，却不专心，这是不对的。对待事物，要有一般的留心 and 特别的留心，分清主次，分别使用心力。”“你在学校学习英文，知道这样一句话吗？”

“Jack of all trades, but special of none.”你翻译试试？”

我想了想，回答：“各种商业的杰克，而没有特别的。”

爸爸对于我这文理不通的翻译很不满意，“这句话是讲‘一个一无所长的万能先生’”。“你学习外语，光记单词不行，要掌握语言规律。”爸爸讲了一个比喻，单词就像一个铜钱，语言规律就像钱串子，如果没有钱串子，就拿不起散落的铜钱。

爸爸又问我成绩，我得意地告诉他“只有一门四分，其他都是五分。”爸爸竟然生气地说：“你总是不能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！你要记住‘取法乎上，得乎其中，取法乎中，得乎其下’。”

爸爸见我不说话，问：“是不是今天批评多了？”“不”，我轻轻回答。

爸爸说“你查个词吧：‘高标’”。我拿起桌上的《辞海》，查找“高标”。爸爸和蔼地说“高标就是山上的最高峰，我记得《辞海》里引用了李白的‘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’。”

夜深，妈妈进来催爸爸去休息。爸爸站起来，又转过头来，“儿行千里母担忧，去四川后，要常写信，谈谈生活、学习。我老了，以后你独立生活的日子很长。我所希望的，就是看到你成长为一个能够克服困难的人。”

妈妈扶着爸爸出门的时候，我听见爸爸对妈妈说：“四川雨多，我让你给孩子买的雨鞋，买了吗？……”

我看着父母的背影，不知怎么，鼻子一酸，眼泪淌了下来……

(本文根据刘蒙的回忆文章《父亲的爱》一文摘编而成，原载于1986年11月1日《中国教育报》)